

西遊記辨證

孫立川 著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西遊記》辨證

孫立川 著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香江文學評論叢書

封面題簽：饒宗頤

裝幀設計：尹文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本書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本書所發表之意見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立場

香江文學評論叢書

《西遊記》辨證

作者 孫立川

出版者 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十四號僑興大廈四字樓 C 座

電話：二五七一〇二七〇

總代理 利源書報社

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一二五一號地下

電話：二三八一八二五一

印刷 美迪製作公司

香港大浦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彩印大廈二樓

電話：二六六六四八〇八

版次 二〇〇〇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港幣六十八元

國際書號 ISBN962 - 301 - 380 - 9

©2000 年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西遊記辨證

送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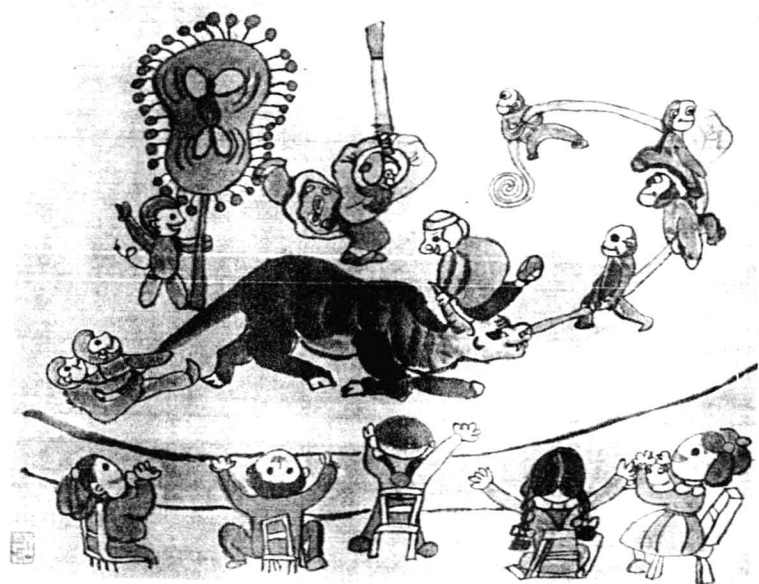
目 錄

導 論	(1)
《西遊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6)
《西遊記》產生的歷史背景	(9)
第一章 《西遊記》故事嬗變之軌迹的考證	(15)
從史實的玄奘到走入小說的唐三藏	(17)
取經故事的發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考辨	
人物—玄奘、猴行者	
情節與結構 版本之爭→《西遊記》發展過程中的“泉州時期”	
元代《西遊記》故事的變遷	(56)
《朴通事諺解》新證	
《諺解》的具體產生年代	
《西遊記》引文的考析→原文與行間小注之區別	
版本與作者之新論	

關於《銷釋真空寶卷》	
人物、情節及敘事順序	
火龍駒的問題	
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畧論	
劇情、人物的解構→取自元劇的可能性	
兼論元末、明初的《西遊記》劇目	
明、清《西遊記》略說	(101)
小結	(105)
第二章 《西遊記》本事源流考	(107)
第三章 《西遊記》研究中幾個有爭議問題之我見	(235)
關於通行本《西遊記》第九回之懸案	(237)
世德堂本與汪本具體比較	
陳光蕊故事怎樣與《西遊記》發生關係	
刊落問題	
孫悟空的“國籍”	(246)
各家之說的評析	
孫悟空的“洲籍”之啟發	
生於“佛”國，長於中華說	
《西遊記》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259)
作者是誰？	
吳承恩《年譜》的整合	
慎重論	
成書年代的新見	

《西遊記》版本的諸問題	(285)
關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李卓吾評本”之辨偽	
李卓吾評本與楊閩齋本之比較	
天理大學所藏世德堂本及其他世本	
朱鼎臣本、楊致和本與世德堂本的關係及比較	
第四章 《西遊記》的思想內容及其詮釋——	
兼論《西遊記》的主題	(313)
《西遊記》與政治之關係	(315)
佛道之爭與五行生剋	(323)
第五章 《西遊記》藝術性散論	(335)
奇特的想象 譎詭的幻景	(338)
恢宏的結構 精心的設計	(342)
談諧、幽默的文風	(347)
詩文皆佳 摹寫尤絕	(353)
注釋	(361)
附錄 《西遊記》神魔人名錄	(371)
《西遊記》引用俗語語匯集	(380)
參考文獻書目	(393)
後記	(419)

導 論





昆明地藏寺經幢的內容是唐宋時期從印度、緬甸傳入的。石幢周身雕
鑿有菩薩和天龍八部護法神共 300 軀，大的約 1 米，小的不足三厘米，整
個石幢為一尊密教立體曼陀神壇。

徐普燕，吳家林 攝

自《詩經》始，中國文學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史。由於以中原大地所連亘的這片大陸的幅員遼闊，人口衆多，地理環境的特殊以及文化、思想、政治、軍事的激烈鬥爭與曲折演化，加之漢字作為一種特殊的方塊象形文字的表意形式，使得中國文學蘊含着一種引人矚目的、瑰麗的、豐富的內涵。以文學史的眼光來看，詩是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最早出現的形式，其後始有散文、小說、戲劇等。中國是一個古老「詩國」，習慣上，我們將屈原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具有名姓的偉大的文學家，他就是一位著名的詩人。《詩經》則以詩名，列為中國文學的開端之象徵。詩發展到唐代，達到新的高峰，後人所謂：詩必盛唐，文必秦漢，就是對唐詩的一種褒意的評議。史家將每一朝代的文學具有代表性的成就簡括為：漢賦、六朝文、唐詩、宋詞、元劇、明清小說等。當然，並不是說，宋人的詩就全部不如唐詩。此說不過是一種握其大概的看法。明清小說所取得的文學成就也是超越前人的。其中的佼佼者，時人曾指出有「四大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本文正是以《西遊記》作為研究對象來加以論證的。

就世界文學的大範疇而言，詩與小說是文學上二種最重要的文學形式。魯迅就認為：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後的。* [1] 他還推測：詩歌起源於勞動與宗教，小說則是起源於休息，是因了要消遣而去談論故事的。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文學史也是嬗變演進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類文明中，詩歌的出現都早於小說，這或許值得商榷。但是，詩，因為短小而便於製造、傳誦與流播，加之同「歌」的關係，因而可以說詩是發達於小說之前且最早

稱雄於文壇的。小說起源於神話，神話在上古時代就開始流傳，主要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口傳而得以繼承、發展下來的。然而神話的流傳卻不一定要以故事的形式，而可以用「史詩」的方式傳承下去，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進程中，詩是十分發達的，卻不存有上古的「史詩」或「英雄史詩」（如「大禹治水」），準確地說，「史詩」在「漢文學史」中才是少見的，在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文學中，「史詩」還是大量存在的，如雲南一帶苗族的「阿詩瑪」等。爲甚麼漢文學中少有「史詩」呢？有人將之歸咎於中國傳統思想的局限所致。在古希臘，埃及等外國文學史中，史詩，特別是英雄史詩都留有雄踞文壇的佳構，譬如《荷馬史詩》。漢族之所以缺少「史詩」模式，一者可能是因爲在上古時代就沒有大神話故事的流傳，二者乃是因爲文字發達的原因，漢字較之於其他民族文字更早出現並不斷得以豐富發展，而卜巫之類的活動早就載於文字，事有出處，必以史書爲鑒，使得中國人的歷史觀念特別沉重，加之生活的艱辛，重現實、輕妄想。三者，觀諸其他文學中的「史詩」，其傳承主要是靠口誦，因而部落文化或群居團體的生活形式最適於使之發達和代代相傳。

然而，文學的起源與神話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詩如此，小說亦如此。屈原的《離騷》中有不少神話傳說。漢代的文言小說中，多爲與神話有關之內容。託名東方朔的《神異經》與《十洲記》，大都仿效中國最早記有許多神話的《山海經》一書，據說此二書都是後人僞託漢代人所造作的。能夠認定是漢人新作的劉向的《列仙傳》，晉代葛洪的《神仙傳》，都是與中國式的神話有關，演化至唐宋，加之佛、

道二教的介入，此類小說形成中國傳統小說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並影響了數百年的中國小說的發展。《西遊記》為代表的明代神魔小說也應當是這種中國式小說所特具內蘊的一種延伸。

在古代中國，小說歷來被視為一種劣等文化產物。《漢書·藝文志》上曾指摘：「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斯時所謂的小說，並不具備現在的小說的形態與技巧。小說自唐宋之後，也有流向的轉變，它不再單純存在於士大夫的「筆記」類的書中，由於印刷技術的日漸發達，說話人的出現，小說以更通俗，更接近近代形態的方式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但是，隨着理學思想在南宋以後更嚴密地建立起體系之後，八股的風氣使得散文走入式微，小說也更為士大夫所不齒。中唐時，白行簡、元稹等文化名人尚以真名寫小說，可是宋元之後，寫小說者大都不願以真名署名，足見文人社會對於小說的鄙視已達何種地步？這也就是明代的許多著名小說至今仍難辨作者為誰的癥結所在。誠如民初論者論《西遊記》時所言：「蓋吾國舊習，賤視小說，謂其有害無益，常禁子弟讀之，而作者亦思避其鋒，不敢出頭露面，恐遭呵叱也。」

※ [2]

小說家尚遭如此運命，更遑論小說研究。只有被視為「異端」的明代思想家李卓吾，敢於評點小說，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不愧獨樹一幟。對於詩，自古以來，文人有過不厭其煩制訂寫作理論、製作技巧的種種嚴格規定，研究注解詩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棟，歷數百年而不衰。小說的研究遠不如詩文，士大夫階層的排斥小說無形中鉗制了小說理論的研究與發展，中國小說自來無史，一直到踏入近代，梁啟超提

倡對新小說及理論的重視，胡適、魯迅等新文學界的前驅對於小說研究開拓新的途徑，以現代小說理論及手段研究古典小說。引人深思的是，中國小說研究的真正展開恰是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而同步，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罷。

《西遊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百回本《西遊記》大約產生於十五世紀中葉，而《西遊記》原型的「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則在宋元之際就廣泛在民間流傳。百回本《西遊記》的出現，使得數百年間的「西天取經」的故事以一部完整的小說而問世。從斯時至今已歷四百多年，這部小說依然享譽人間，廣為讀者所喜愛。

自百回本《西遊記》一出，三藏取經的其他一切戲劇、故事、話本都以百回本為主而改頭換面，百回本就成為《西遊記》故事的最主要的代表，此後梓印本或節本、略本之爭，也大率以此百回本為判斷的標準。

《西遊記》由於其創作的藝術性之成功，奠定了「文學巨著」的歷史地位，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研究的著作裏，都將之視為最重要的文學名著加以研評。它問世不久，就風靡一時，晚清之際即有人將之與《水滸》、《三國》、《金瓶梅》並列為明代「四大奇書」。在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上的「西遊記題詞」中，袁于令就曾論道：「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

雕空畫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游刃，洋洋灑灑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 [3] 此後改朝換代幾百年，《西遊記》仍領小說風騷逾數代，在現代中國，從三歲稚童到耆耆者，可謂無人不曉得《西遊記》之書，它被稱為：「最受歡迎的中國文學古典名典」是當之無愧的。

《西遊記》想象的宏闊奇偉，故事情節的離奇恣肆，堪稱神話小說中的傑作，上文曾指出，中國的古小說中，以神怪故事為最多。「莫怪西人說我中國小說無論何地總離不了鬼怪二字。」※ [4] 此誠臆論矣！然而，《西遊記》則是神怪小說巍巍的頂峰。此後的神魔小說幾無可以望其項背者。即使在科學技術已日臻發達的今天，它的荒誕、奇偉的想像力仍為人所折服，這在世界文學中亦屬並不多見。

《西遊記》中所塑造的孫悟空、豬八戒等形象，已成為中國文學中不朽的典型。書中的許多故事情節作為一種經典的事跡，亦已深深植根於中國現實社會土壤之中，正在成為一部份沉入歷史的果核。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囿於國際文化的交流，《西遊記》已被譯成多國文字出現在全世界的許多書架上。在眾多的國度中，《西遊記》是作為孩子們所喜愛的兒童文學作品而深受歡迎的，這大概是四百多年前的作者始料所未及的。以日本為例，《西遊記》是日本國民中最為人所知的中國文學名著！不僅早有譯本，且被搬上銀幕，移植為「和式的」漫畫，更不用說研究家們的努力研究之貢獻。在歐美大陸，不僅有了各種外文的《西遊記》譯本，許多漢學家們正潛心於《西遊記》的學術研究之中，且取得了令人嘆服的研究成果。瑞典漢學家，諾貝爾

文學獎評選委員馬悅然教授（Prof. N. G. D. Malmqvist）就認為：《西遊記》是他最想翻譯的作品，「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說，可是到現在沒有一部比得上它。」※ [5] 評價之高，出於中國人意料之外。美籍華裔學者余國藩先生則將之與但丁的《神曲》相提並論。※ [6] 《西遊記》不僅僅屬於中國的，它作為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已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當仁不讓地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正如任何歷史的瑰寶一樣，《西遊記》以其獨具的藝術魅力，超越了時間、空間的概念，在中國文學浩瀚的典籍書類之中，成為一顆璀璨的藝術之星，其文學功力、思想深度、語言風格及典型性、哲理性、趣味性，都是令人嘆止的，可謂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作。因而，《西遊記》是一個蘊含豐富的文學藝術寶庫，它可能出自於一名士大夫的筆下，卻是來源於民間，汲取自世俗的生活，最後又還諸於芸芸眾生的廣大民衆之中的巨著。它經歷過漫長的歷史通道，時間的擦拭，使它愈發迸射出耀眼的光彩。只要是成功的文學佳作，時間只會張揚它的藝術的生命力，《西遊記》不正證明了這一道理嗎？！

對於這樣一部歷經四百多年而青春不老的古典文學名著，後人所作的學術研究是遠不能與其藝術高度相比肩的，也可說是遠不相稱的。前面已經指出，由於士大夫階層對小說的賤視，《西遊記》同其他小說有着一樣不幸的運命，許多原始材料未能留存，以致於連作者是誰？祖本在否？都成為一樁樁訟案，令研究者們傷透腦筋，舌槍唇劍地論爭不休。比之《紅樓夢》、《水滸傳》等書，《西遊記》的研究也顯然遜色許多。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

這方面的研究，並將有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現。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中，《西遊記》會贏得更多的研究家的青睞。

《西遊記》產生的歷史背景

《西遊記》故事的形成與統合曾經歷漫長的歷史時期。以筆者的推測，最早當可追溯到唐末宋初，但真正從史實上的「大唐三藏取經」故事脫出，敷衍而成一部只取其名，自撰情節的小說體的故事，則當自南宋年間所形成，此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為佐證。元代戲曲中有關《西遊記》的劇目，則是《西遊記》成為神魔小說之濫觴。然而，《西遊記》作為一部小說而問世，很可能在元末明初之際。現存最早的回本《西遊記》是明代萬曆二十年刊刻的。但在《永樂大典》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中殘存有《西遊記》「魏徵夢斬涇河龍」一段，可見永樂年間已有《西遊記》小說行世。因而，在考察這部明代小說產生的歷史背景中，本文也將永樂前至萬曆的這段時間作為小說《西遊記》具體的時代背景來考慮。

《永樂大典》的編撰工作始於永樂元年（1403）九月，明成祖詔翰林學士解縉用韻書中字序為編目之法，將經史子集中有關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以類相分，聚集歸一，又網羅遠古以來相傳之典籍，予以編修。歷經兵燹，現傳世者不過此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中之八百多卷也。明初《西遊記》小說得以存一面目，實足幸事矣。

從永樂至萬曆的這二百多年的歷史時期中，正是明王朝從繁盛走向衰亡的一個重要時期。明王朝從一開始就充滿着極其複雜的政治鬥爭。明太祖在政治上連興大獄，據歷史學家吳晗的估計，因之而喪生者達十萬人。* [7] 永樂帝朱棣的掌權也是用殘酷的手段而獲得的，他以武力奪取其侄子建文帝的帝位，登基之後，就殺害大批拒絕表示擁護他的廷臣及其家屬。他遷都北京，對外北拒外族，南和諸蕃，曾有鄭和下西洋的措舉。對內加強統治，重用宦官。

永樂朝的歷史背景只是相對於《大典》中《西遊記》殘文而言。本文討論的重點是百回本《西遊記》。對於此書的成書年代，論者大都認定在嘉靖年間，所以嘉靖朝與萬曆朝是這段歷史背景中之重點，對佛道的憎惡也是一個參考的背景。

嘉靖朝，外患尤甚，東有倭寇頻犯，官軍屢有敗績，西有俺答南侵，騷擾不已，世宗群臣之中，文以海瑞為最有名，今人治史或百姓口碑之中，稱之為「海青天」，多有褒言，然世宗因其直諫上疏，於嘉靖四十五年春將他投之錦衣衛大獄。武將之中，以蕩平倭寇的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噪一時。外患內憂，天災人禍，加之朝廷內權柄之爭日劇，嘉靖朝可謂多災多難。《明史卷·本紀第十八》對世宗作讚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託，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襯太廟，而躋於武宗之上，不已遇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誑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翦剔權奸，威病在御，要亦中材之主矣。」